

联合 国

JAN - 2 1981

UN/SA COLLECTION



# 安全理事会

## 正式记录

### 第二十八年

## 第一七一七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

纽 约

###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717) .....	1
向离任主席致谢.....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号决议;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七百一十七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雅科夫·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 临时议程(S/Agenda/1717)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 向离任主席致谢

1. 主席：在安全理事会开始讨论今天会议临时议程上的项目内容之前，我想向我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上月份主席杰出的苏丹常驻代表阿卜杜拉先生表示敬意，他很有才干地指导了五月份安理会的会议进程。我极为高兴地指出，阿卜杜拉大使代表着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一个国家。众所周知，阿卜杜拉大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深为了解有关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惯例、程序和内容的各种问题。在他富有成效的指导下，安理会上月审议了南罗得西亚的局势问题。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本来可以完全符合津巴布韦人民解放的真正利益的决定来结束它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会一致赞扬阿卜杜拉大使极其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的议事日程。我愉快地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我们的祝贺，向他致敬并且感谢他在担任主席职务期间所作出的努力。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2. 主席：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已经接到埃及、以色列、约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乍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常驻代表致联合国的信件。这些信件要求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刚刚列入安理会议程的这个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我建议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安理会对中东局势问题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3. 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并考虑到要求允许参加讨论的信件送交我的时间先后，依照安理会已有的工作惯例，我建议邀请直接有关各方，即埃及、以色列和约旦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同时，我建议邀请其他国家的代表在为此目的而专设的地方，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在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因此，我请埃及、以色列和约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M.H.扎耶特先生(埃及)、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A.H.谢拉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 主席：现在我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乍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J.W.S.马莱塞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H.G.旺莫钦先生(乍得)、H.盖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O.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和A.布特弗利卡先生(阿尔及利亚)在安理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5. 主席：我本想邀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但很遗憾办不到，因为只有三个安理会非理事国的代表团可以同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而且必须空一个座位留给将参加这个项目讨论的这些国家代表团在轮到他们发言时就座。

6. 各理事国都知道，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七一〇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在第331(1973)号决议中通过了一项专门召开会议来审查中东局势的决定。遵循该项决议，秘书长就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联合国关于这项重大的国际问题所作的努力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S/10929]。根据该项决议，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贡纳尔·雅林大使将参加安理会的会议，他的使命和努力乃是联合国为在中东实现和平政治解决所作的一系列努力中的一项重大而不可缺少的因素。

7. 安理会审议中东局势的决定，是根据埃及的要求作出的，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特意来纽约，以便能够亲自参加安全理事会这个项目的讨论。我愿借此机会对我们在联合国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著名的扎耶特先生表示欢迎，同时也对将参加这个项目讨论的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表示欢迎。

8. 正如各理事国知道，安全理事会不止一次地审议了中东局势问题。安理会早已一致通过了赢得广泛承认的著名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和其他许多决定。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公正地认为第242(1967)号决议为中东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大会还通过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决议。它们都有待于付诸实施。

9. 安全理事会决定对中东局势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讨论表明，安理会各理事国广泛认识到联合国宪章赋予它们的责任以及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急需取得确实的进展。联合国许多会员国要参加辩论的意图和愿望也说明了会员国认识到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

10. 鉴于国际局势已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我们星球上的政治气氛有了显著改善以及紧张局势继续趋向缓和，十分明显，我们需要毫不延迟地在中东建立真正的持久和平。

11. 世界正在经历着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由“冷战”的危险紧张局势朝着缓和与和平方向的变化。

12. 在这种情况下，中东继续保持爆炸性局面，从而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更加不能接受的。

13. 安理会今天开始的关于中东局势的讨论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加强努力以实现和平政治解决以及消除该地区危险紧张局势的温床提供了切实的机会。各国人民怀着信心与希望注视着联合国及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并且期待着出现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以建立中东长期盼望的和平。

14. 安全理事会和它的每一个理事国有义务通过积极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即中东问题的解决，以及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寻求有效途径来实现这一解决，以表明它无愧于这种崇高的信任。

15. 秘书长：我感谢有机会简要介绍依据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通过的安理会第331(1973)号决议所草拟的报告。当时安理会曾要求提出一份详细说明联合国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对中东局势所作出的努力的全面报告。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并且考虑到以前提交的各项报告，我们尽力而为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一份公正、客观与全面的报告。

16. 安理会正在讨论的这份报告，阐述了作出的重大努力和取得的微小进展。对报告的评论到目前为

止，都倾向于把后者摆在较前者更显著的地位。事实仍然是，解决办法必须首先取决于各有关国家政府。不论是各有关国家政府，还是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集团，迄今都未能设想出一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办法。因此，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再三被提到联合国。联合国审议这个问题已持续二十五年多了。在这个时期内，安理会以及由安理会和大会所设立的各种机构在限制冲突和保持该地区大部分时间处于休战状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不应当忘记的。

17. 在开始这场重要辩论时，提请我们注意使安理会如此难予解决的中东问题的基本现实也许是适当的。在中东，我们看到以尖锐形式出现的历史发展和各种情况的相互作用，以致引起激情与怨恨、恐惧与冲突、造成作用与反作用、暴力与报复的恶性循环以及一系列对和解与解决的进程似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调解与和平解决无疑有利于各有关方面的这个现实迄今还不足以抵销该地区存在的强烈情绪与利害冲突。

18. 另一个现实是，安理会本身所代表的是国际关系更为广泛的范围。勿庸讳言，安理会是由对某些国际问题抱有根本不同立场的代表与集团组成的，而中东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这第二个现实常常使安理会难以采取一致行动来促使象中东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尽管安理会的辩论与磋商，有时可能还很尖刻，然而它们往往能起缓冲作用，作为缓和紧张局势的进程以及防止冲突的手段。

19. 必须从各会员国自愿签署参加的，也是联合国各机构，包括本安理会在内的活动基础的宪章有关原则与条款的角度来观察这些现实。

20. 五年多以前，在安理会上一次全面审议中东问题时，在作了极大努力之后，它曾设法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中东谋求和平的基础。在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时，安理会表明它愿意而且能够就解决极为复杂问题的基本办法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在重新探索和平解决办法的时候，安理会唤起了它有可能获得进展的希望。但是，如果有关各方不愿利用安理会的努力和不愿利用它作为有关各方集会的地点、讨论的讲坛与谋求和平的手段的有

利条件，那么安理会在这种探索中就不能获得成功。然而，象我在报告结束语中所说的，如果有这种愿望，那么这种重新寻求一种解决办法的途径的努力，不管有多么大困难，就不一定是无益的了。的确，此刻对于联合国在中东探索和平努力的实际选择余地，如果说还有的话，看来也是不多的。

21. 显然，我作为秘书长，我的特别代表、秘书处以及联合国在中东的各种机构都是听从安理会和各有关国家政府的安排，以便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任何方式的援助。

22. 我愿在此表示，在这次辩论开始之际，我热切希望安理会的审议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审议中的问题，从而为掀开中东历史上更加富有建设性的篇章铺平道路。

23. **主席：**我对秘书长的发言表示感谢。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扎耶特先生。现在我请他发言。

24. **扎耶特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感谢你，这不仅是由于你让我发言、你的谦恭和对我表示欢迎的话语，而且更是由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我正是要通过你来感谢安理会。安理会很快地接受了我们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请求，以及它对这个请求作出的认真的、积极的反应已由它在我国请求召开安理会会议和会议召开之间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内的考虑与所作的努力所证实。我还想向各有关方面表示感谢，就不一一指名了。

25. 第二，我想以感激的心情提一提秘书长、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他的所有助手，并感谢他们认真草拟与提交安理会请他们草拟和提交的这份报告。这份报告的确值得而且必将得到我们最认真的审查和注意，从而我们能够在以后作出我们那时希望作出的评论或者结论。然而重要的是，现在就要说明，埃及同意秘书长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话：

“就我所知，安全理事会是冲突各方能在同一房间聚会的唯一场所。在即将进行的辩论中，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采取建设性的步骤……。”

我尤其同意他所说的话：

“安理会现在审议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迄今哪一个国家政府或国家政府集团也无法在联合国机构之外加以解决。”〔S/10929，第116段〕

我们把我们的事端提到联合国组织内。我们认为世界的责任就体现在联合国组织之内。

26. 第三，我很少参加过要求八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出席的安理会任何其他会议。大家一定很清楚，这表明安理会审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涉及联合国本身的努力与作用、宪章的涵义以及我们地区的安全、正义与和平这类严肃的重大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对这些外交部长的出席表示我们的感激和谢意。只有坦率热诚地说，埃及已经感到由于他们的出席，已部分地减轻了它的负担。

27. 经过六年的努力和忍耐而未能结束以色列对我们国土的军事占领之后，我们要求安理会举行这一系列会议，以审查和讨论中东的局势。在这漫长的六年中，我们曾尽力通过符合我们会员国身分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各种渠道，接受宪章规定的义务和执行安理会的决定与决议。在这漫长的六年之久的时间里，我们千百万人民一直注视着联合国，有时注视着本安理会，有时是大会，有时是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他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这些努力和审议会获得具体成果。现在这些无法满足的希望正变成幻灭和怀疑。我国有很多人已经怀疑我现在来到安理会有无用处。他们提出疑问说，当侵略者正在被占领土上挖掘更多的防御工事、制造更多的所谓新的事实以及总能获得更多装甲车辆，企图消灭我们的抵抗，并胁迫我们投降之时，安理会对那些无视呼吁与谴责而只懂得粗暴语言的人除了发出呼吁与谴责之外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问道：“联合国和它的机构如何能够帮助把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军事占领者驱逐出去并且纠正巴勒斯坦人民长期遭受的不公正现象呢？”他们又问道：“那么你到安理会去究竟为什么呢？”我们来安理会不是寻找一个宣传的讲坛，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比高低或者争得口头的胜利。我们不是来进行威胁或者寻求摊牌。我们来此不是抱着损人的动机或者是无端生事。

28. 二十五年以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大会第181(II)号决议建议把巴勒斯坦的土地象在英国委任统治时一样分割成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一个犹太国。承认犹太国的联合国会员国根据一九四七年的这个决议，在划分给它的边界范围内给它以正式承认。因此，犹太国临时政府代办埃利亚胡·埃普斯坦先生谋求获得美国的承认，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致美国总统的信件中明确地声称：

“我荣幸地通知你，以色列国已经根据联合国大会在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决议批准的边界内宣告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sup>①</sup>

29. 主席先生，你本人作为苏联代表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日在本安理会讲话中曾经阐明了苏联承认以色列的理由。在答复联合王国提出“这个国家的边界在哪里？”的询问时，你曾说：

“……我们都知道，它的领土已由大会决议确定，该决议并附有一张专门地图。凡有兴趣观察以色列领土的人们可以查阅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决议和清楚标明该国领土的附图。”

〔第四一四次会议，第10页〕

30.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全世界都已目睹了巴勒斯坦人民已被有计划地变成一个流亡民族，他们成群结队地拥挤在埃及管辖下的加沙地区和约旦王国统治下的约旦河西岸；与此同时，犹太当局有组织地、不断地迁入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到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到他们的家，他们的土地，特别到他们的家园，以取代巴勒斯坦人民。

31. 六年以前，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武装部队侵占了巴勒斯坦人民剩余下的土地，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凡当时住在巴勒斯坦的人民现在不是生活在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之下，就是被逐出他们的国家，过着无家可归、无国可依的流亡者的生活。

32. 也是六年以前，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的军队侵犯了英国委任统治下的整个巴勒斯坦和其邻国之间的国际边界。除了他们猛烈进攻阿拉伯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之外，以色列武

<sup>①</sup> 见《国务院通报》（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第十八卷，第464号，第673页。

武装部队越过埃及与叙利亚边界，夺取并占领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部分领土；时至今日，几乎六年过去了，占领依然如故。

33. 在一九六七年，当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召开的时候，一些会员国坚决主张以色列立即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发动进攻前的边界线。他们认为这是迫切的首要条件，随后再审议原巴勒斯坦问题。其他一些国家持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是，这正是一次寻求解决整个中东冲突，也就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一九六七年进攻问题的机会。我们都应该知道，大会会议没有通过一项决议而告结束，尽管大家应当记得，联合国各会员国已经就一项原则，即以色列武装部队撤出一九六七年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的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在座的同事们当记得，拉丁美洲的决议草案明确申明，大会

#### “1. 紧急要求：

“(a) 以色列武装部队撤出最近冲突中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sup>②</sup>

如果不是我弄错的话——倘使错了，我希望得到纠正——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都投票赞成拉丁美洲的决议。

34.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埃及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由于直到规定日期以色列仍拒绝把它的武装部队从它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上撤退所造成的危险局势。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决定再次一并解决这两个问题。它不仅仅局限于审议约旦、叙利亚和埃及所要求审议的以色列侵略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它想寻求一个对这个问题以及从一九四七年以来由于巴勒斯坦的分治和巴勒斯坦国所蒙受的不公正所引起的问题一并解决的办法。

35. 当时，我们要求以色列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地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侵占的全部领土上撤走。以色列声称，它对阿拉伯国家丝毫没有领土野心。这个声明已载入逐字记录。这个声明应加以研究，并且要把它同以色列现在正式向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提出的它永

远不归还占领的全部领土并永远不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边界线的坚决主张作一比较。

36. 以色列当时还宣布，它之所以发动进攻是由于它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这种离奇的谎言已经由谎言的编造者自行戳穿了。按照以色列内阁的一名成员的说法——我将引用他的话——在六天战争期间“以色列编造遭到消灭的威胁的谎言是为吞并所占领的领土辩解的”。

37. 另一名以色列人、一九六七年冲突期间的后勤处长佩莱德将军一九七二年坚持说：

“不存在犹太国被埃及消灭的危险”。

他甚至进一步断定说，不存在埃及人当时真正想进攻以色列的任何证据。后来又有另一次谈话。以色列军事情报处的海姆·赫尔佐克将军有点尴尬地承认，并不存在这种危险。工党日报《信号》周刊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刊载了魏斯曼、加维什、佩雷和赫尔佐克将领之间的一场辩论，在辩论中他们都毫不隐讳地承认，在六天战争以前，不存在任何以色列被消灭的危险。

38. 因此，以色列一面声称对任何阿拉伯领土没有野心，另一方面声称战斗正是为了对威胁作出反应；而现在他们满意的是已经消除了威胁，从这两种态度看来，以色列仍坚持一九六七年六月在安理会上的态度，那就是坚持主张在以色列占领下，在以色列和它占领国之间举行直接谈判。这一点，我认为以色列不会改变。我所以认为它不会改变是因为，以色列作为一个胜利者，认为接见被征服者口授其条件是它的权利。再者，这种行动必须而且应该只在本组织之外进行，而只有占领军队才可以使这种口授命令成为可能。

39. 自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以来，安全理事会多次开会审议由于这项控诉而提出的一些问题，重要的如耶路撒冷问题。安理会的决议记录在案。这些决议当然与所有其他决议同样重要。安理会已就以色列在该地区屡次犯下的进攻与暴力行为的罪行通过了几项决议，还通过了若干其他决议。

40. 在大会四届会议上还讨论了对我们国家的继续侵略和持久的军事占领的局势。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大会决定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第2949(XXVII)号决议〕。这就是我们正在审议的问题。

<sup>②</sup>《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附件》，议事日程5，文件A/L.523/Rev.1。

41. 唉！联合国所有这些决议仍然只是一些文件，是一纸空文。人们象咒文一样按编号背诵它们，但它们的魔力抵挡不住侵略者的力量了。以色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发动军事进攻后，过了漫长的六年的今天，军事占领的沉重压力仍然压抑着我们国家的生活。我们想要结束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还要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所能想到的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军事占领。我们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已经接受，现在我们还接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一切决议。

42. 埃及接受了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中的一揽子交易；埃及接受了指派贡纳尔·雅林大使担任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原则。雅林大使经过四年之久的艰苦工作，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把两份内容相同的备忘录〔S/10403，附件一〕交给埃及和以色列，埃及当即予以积极的支持和诚恳的合作。七天之后，二月十五日，埃及郑重地答应了雅林大使的要求〔同上，附件二〕，包括准备同以色列缔结一项和平协议，只要以色列也根据宪章，按照雅林大使的要求履行其全部义务。

43. 但以色列阻挠了雅林的使命。以色列向雅林大使的使命和权威挑战。经过一年的挑战、挫折和停顿之后，雅林再次试图工作。一九七二年二月有人提出各方面应该通过雅林大使交换、澄清各自对待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决议的各个问题的立场，以便拟订缔结和平条约的各项条款。埃及接受了以便打破僵局。以色列再次彻底破坏了这最新和最后的努力，坚持认为所谓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雅林的倡议是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一句话，以色列放弃了过去漫长的六年时间。它旨在——我确信它今后仍将旨在——谋求保持现状，以便使其占领永久化，我再重复一遍，它想以恫吓胁迫我们投降。

44. 四个常任理事国——在接纳中国之前——即法国、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的代表支持雅林大使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备忘录。他们四国都对埃及的答复表示满意。他们四国都要求以色列给予同样的答复。主席先生，正如你知道的，本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四位代表要求那次会议的主席、美利坚合众国乔治·布什大使向秘书长转达这个意见，他已经这样

作了。他向秘书长说明了四大国支持雅林，认为他并没有超越他的受权范围，而且接受了他的备忘录。

45. 但是以色列人毫不掩饰地认为，他们战胜了，因此他们必须享有征服者的果实，行使那早已过时的征服者的权力。如果埃及反抗这个权力，那么必须粉碎这种反抗，必须以一切手段来平定和控制被征服的领土。如果征服者需要更多的武器来推行其意志，那么它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取得这些武器。如果安理会，如果联合国认为不能容许以武力取得领土，那么在征服者看来，这是一种伪善和邪恶的态度，应该受到抵制与蔑视。联合国无权在军事上或者实际上驱逐占领军，因而它不值得尊重。

46. 以色列的领导人坚持主张同阿拉伯国家举行“无先决条件的”直接谈判。埃及同意举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会谈。但是不要愚弄我们。他们宣称，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同时以色列政府却声明并正式通过雅林大使通知你，主席先生和本安理会，它提出了很苛刻的先决条件。在以色列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致雅林大使的信件中说，它决不撤退到六月五日以前的分界线，也就是说，它必须占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一部分领土。这就是先决条件。

47. 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占领的先决条件。由胜利者把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强加在战败者头上的和平乃是宪章以前的概念，已被联合国体系宣布在法律上无效。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规定了在占领下，在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强迫下签订的条约无效这项法则。一九四八年于波哥大签署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十七条规定：

“用武力或用其他强迫手段取得的领土或获得的特殊利益均不应加以承认。”

但这一条也许已经过时了，它是一九四八年签订的。我们来看看是否有其他新规定。这条原则已经阐明，而且庄严载入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缔结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sup>⑧</sup>该公约第五十二条写道：

<sup>⑧</sup> 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V.5），文件A/CONF.39/27，第287页。

“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含国际法原则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者无效。”

48. 我们听到必须保证以色列安全的说法。为了这个骗人的安全，他们进口和制造了今天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如果我们相信他们，他们的安全就会由于他们的百分之百的军事上的安全而得到满足，而取得这种军事上的安全只能以我们人民的百分之百的不安全为代价。

49. 以色列的领导人现在反对美国出售武器给一些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反对或同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反对的理由。他们说，他们担心的是，这些武器会改变或者打乱以色列和联合起来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之间十年后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他们唯恐这样的武器可能打乱以色列的二百五十万人和一亿二千五百万阿拉伯人十年之后力量的均衡。以色列又说，它现在不得不以提高它对埃及国土的领土要求作为回答，它将不得不占有更多的埃及国土，包括西奈半岛中部山脉线。

50. 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还需要作什么解释吗？第一，以色列当局并不希望，当然也不愿寻求至少在下一个十年和平解决该地区的办法。第二，如果和平解决，则按人口计算，他们就得要保持比阿拉伯人强大五十倍。因为，如果我们一亿二千五百万也象二百五十万人一样手里拿起武器，那就意味着五千与一百之比，我希望我的计算是错误的。这也真正意味着以色列正寻找各种借口为进一步扩张而辩护。这一次它想占据西奈半岛的一半不放，下一次它又有另外的借口来攫取更多的领土。

51. 主席先生，我们不打算吓唬你或者吓唬我们自己。我昨天晚上刚刚阅读了一份以色列七名前参谋长的很长的专题文集。它是由今年一月六日以色列《晚报》整理并由该报发表的。文集很长，而我希望我能忠实地把以色列这七名前参谋长发表的意见归纳成一页。他们对以下几点意见是一致的。

52. 第一，他们认为，阿拉伯领导人现在准备并且愿意在以色列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的国际边界线的基础上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协议。这条线，他们在文集中称之为“敌我分界线”。有一张标明

敌我分界线的地图。它是一九六七年进攻开始时的边界线。我重复说一遍，他们都一致认为，阿拉伯各领导人现在准备并且愿意在以色列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国际边界线的基础上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协议。

53. 第二，他们一致认为，更为可取的是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导人的这种和平意愿置之不理，而且坚持期望整个阿拉伯人彻底投降。三十年内投降就将实现。

54. 第三，他们认为，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危险。他们认为，事实恰好相反。

55. 我不知道，是否能把八十页或九十页的内容压缩成一页，但我想，我讲的这些话可由文集原文所证实。文集有很多页，并且是不同的人的讲话。我刚才讲的是压缩的说法。它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内心想法，而且这种想法确实可怕。建议我们无限期忍耐，希望最终会出现一个公正解决办法的朋友们不应看不到这种想法的重要意义。那些宣布他们将永远支持目前的势力均衡的人也不应不注意这种想法的意义，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倾向于支持侵略和梦想，使侵略永久化的态度。

56. 在保持军事占领的同时，以色列一直积极地继续进行战争。它继续在改变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自然特征和人口的组成，以便制造它一向称为新的既成事实，并且使世界面临这种既成事实。为此目的，以色列使用非法手段，诸如彻底毁灭城镇和乡村，大批驱逐居民，而更重要的是，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以色列的军事和半军事的定居点。对此，这些将领们说：“我们建筑的东西一定要耐久，那不是拼凑起来的。”

57.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应该拒绝承认这些所谓的新的既成事实。安理会有责任明确宣布，以色列在它占领的领土上所进行的一切变动都是无效的、非法的——不管它是在加沙，在西奈，在戈兰高地还是在约旦河西岸。

58. 在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第2949(XXVII)号决议中，大会呼吁所有国家要避免采取可能构成承认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行动，包括援助

方面的行动。占领当局的地位和它对在其军事占领下的领土和居民的责任在国际法基本准则和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第三方以及对以色列现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所有已经采取或者可能考虑采取措施或行动，或者正在卷入可能构成对所占领的部分领土的承认或者可能有助于维护这种事业的人们应该知道，埃及，而且我确信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现在不承认，将来也不会承认这些行动的合法性。国际法不承认这种合法性。

59. 为筹集大量资金——一百万美元一个股份——而聚集在以色列的百万富翁们也许应当知道这一点。此外，联合国会员国应该确实象大会决定的那样不给以色列可能有助于它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援助。恰恰相反，从八国外交部长在这里出席会议所反映的致力于集体安全的努力来看，援助倒是应该给予军事占领的受害者，使它们摆脱这种枷锁。

60. 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安理会当时称之为“最近的冲突”中所占领的土地上撤走它的武装部队。安理会强调该地区各国享有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有一个意见说，在该决议第1段中在“领土”一词之前省略“该”这个定冠词就意味着攫取一个会员国的整个领土是不容许的，而攫取一个会员国的小块领土是可以容许的，对这个意见没有在这里评论的必要。显而易见，安理会不曾决定，也不可能决定以色列的安全边界应当建立在埃及境内或在叙利亚境内。安理会希望要确定和承认的以色列边界只能在一九四七年大会的分治决议〔第181(II)号决议〕已经划定的巴勒斯坦的地理区域之内。任何其他主张都可能引起下述这样一些问题，一些很不严肃的问题。

61. 安全理事会是否已决定，安全理事会能否决定，安全理事会是否有权决定，在埃及居民中和在根据一九四七年大会决议规定把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一部分划给犹太国的那些居民中瓜分埃及？安全理事会是否已决定，安全理事会现在是否能决定在叙利亚居民中和在根据大会规定把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划给犹太国的那些居民中瓜分叙利亚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如果把边界划在埃及境内或者把边界划在叙利亚境内，如果把边界划在英国委任统治

下的巴勒斯坦的国际边界之外，那就真的可能重新瓜分埃及与重新瓜分叙利亚以及重新瓜分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瓜分任何一个国家。

62. 如果我们对前述问题得不到响亮、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回答，不管是积极的还是其他的回答，那我们到这里来，安理会的会议、会议慷慨地给予我时间以及会议本身的时间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63. 如果瓜分埃及或者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的确不是，而且当初也不可能安理会的意图，那么安理会的决定和决议就必须要求以色列从它现在占领的全部领土上立即无条件撤走其占领军，而且必须确认国际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此外，必须决定巴勒斯坦民族的一切权利和愿望受到尊重，其中包括他们在其巴勒斯坦祖国的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象被瓜分前那样，象在委任统治时期那样过和平生活的权利。他们本来应当居住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应该有公认的安全边界，享有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决议给予犹太国和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同样的权利。

64. 在座的有已经承认以色列的许多国家的代表。我们请问他们：他们难道承认以色列是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之外的什么地方吗？出席这次会议并已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中有哪一国承认以色列是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之外呢？回答只能是：很明显，一向公认的以色列边界必须在巴勒斯坦。因此，这些边界必须按照大会一九四七年第181(II)号决议规定的分治计划中所设想的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之间划定。这些边界绝不能在巴勒斯坦的国际边界之外，更确切地说，这些边界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划在埃及境内。

65. 在我们几千年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我们曾经遭受过武力征服，而我们总是设法获得自由。埃及现在决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其主权或者领土完整，即使在它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的领土也是完整的。不管侵略者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我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是不可侵犯的。叙利亚和约旦必将表明，它们抱有同样的信念。

66. 今天，巴勒斯坦人民不是生活在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之下，就是成为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被剥夺了国家的地位，被剥夺了联合国宪章为大家所谋求的包括自决权在内的一切权利，而这也是以色列谋求得到的权利。大会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和中东的决议给他们带来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带来帮助。他们继续遭受苦难，该地区将无安宁日。

67. 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是因为这两种情况难以容忍。如果我们要想懂得国际法规定的和平，我们就必须首先确保以色列立即从一九六七年侵入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然后巴勒斯坦国的愿望必须得到满足，他们的权利必得到保证。需要有一项解决办法使现在被暴力无情折磨的一个地区恢复正义与和平。

68. 我们在此宣布，我们尊重联合国宪章，我们接受联合国关于目前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显然，我们不能同意目前这种局势再长久继续下去。

69. 我们已反复宣布，为实现正义与持久的和平，我们表示愿意继续雅林大使的会谈。然而，这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以出卖我国的领土完整或者放弃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国家在公认的安全边界内和平生活的不可剥夺权利为代价。安理会当然将明确地承认这些目标。

70. 我们仍然忠于本组织所提出的和维护的国际秩序。然而，尽全力击退侵略，运用任何有用的手段结束对我们国土的占领，正是宪章赋予我们的责任。

71. 主席先生，你可以向以色列代表提出一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很恰当的问题是，以色列是否接受不得以武力攫取领土的原则。他的答复是否定的呢还是根本就不予以答复呢？

72.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谈谈所谓的临时解决办法。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萨达特总统曾设想一个逐步的并同冲突的全面解决有机地联系起来的解决办法。我们寻求和平，而以色列却企图把它变成局部解决。实际上，这种局部解决本身就是目的。它将听任以色列去占领埃及的部分领土，而使埃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收复其部分领土的希望或前途。

73. 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类所谓的局部或者临时解决办法是埃及断然和完全不能接受的。

74.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想再次感谢与我们一道在此开会的一些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议。我们的非洲和阿拉伯的同事并不期望我来致谢。我们的事业与共。我们确实是休戚相关的。

75. 谈到非洲，我想起埃塞俄比亚，我又想起国际联盟。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埃塞俄比亚皇帝向国际联盟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会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集体安全的问题；是联盟本身生存的问题；是各国信守国际条约的问题；是向小国承诺它们的完整和独立将得到尊重和保证的价值的问题；……一句话，它是处于崩溃边缘的国际道德问题。

“……我请问那些向小国提供集体安全的保证的大国，……它们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

“世界的代表们，我来到日内瓦是为了与你们一道尽一国首脑的最棘手的职责。我回国后该向我的人民作何交待呢？”<sup>④</sup>

76. 人们在这样的时刻并不想赢得一场舌战的胜利。我期望为我国人民赢得的胜利是消除绝望。希望在于我们遵守宪章的联合国会员国准备执行宪章的意志。绝望只能意味着，在宪章不能保护的冷酷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尽可能自己维护自己。今天我提出的问题正是埃塞俄比亚皇帝一九三六年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所提出的问题：我回国后该向我的人民作何交待呢？

77.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78.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愿向你表示敬意和衷心的祝愿。

79. 和平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可以脱离实际从事制订的理论或公式的问题。和平是那些渴望彼此

<sup>④</sup> 国际联盟，《公报，特别补编第 151 号，第二部分》，第 25 页。

过和平生活的人们必须建立和维持的一种具体局面。如果一个国家渴望和平，它就会和其他国家协力缔造和平。

80. 因此，埃及不采取对话和协议的途径而决定要在安全理事会重新挑起争论，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81. 靠反唇相讥，靠煽动敌对情绪是追求不到和平的。以色列向埃及寻求和平已二十五年了。当埃及试图阻止以色列独立时，以色列曾呼吁和平。当阿拉伯国家一九四八年入侵而埃及企图粉碎以色列未能得逞时，以色列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在埃及的封锁和造成一九五六年敌对行动的恐怖战争的年代里，以色列曾努力实现和平。在一九六七年以前这段时间里，以色列曾探索了一切可能通向和平的途径。在过去六年里，以色列曾一再尝试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和平协议。

82. 一位古代的犹太圣人说过：“世界依靠三件事——真理、法律与和平。”诚然，没有真理，就不可能有法律与和平。如果我们要建立和平，我们必须找到真理，我们必须了解事实真相。

83. 因此，以色列政府一再声明，它不希望冻结现在的局面或使停火线永久存在，而希望通过与各阿拉伯邻国举行谈判，以建立安全的和一致同意的边界线来和平地取代停火线。这一立场是明确的。它不是以宣传伎俩、曲解以色列的行动和错误地引用以色列的声明所能歪曲的。那些领土上的生活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无数外界观察家，包括成千上万每年来这些领土访问的阿拉伯国家公民，已直接目睹并广泛报道这里的生活情况。在指控中，一方面试图描绘一片漆黑的景象，另一方面又宣称高生活标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发展、行动和言论自由这一切不是毫无意义的，就是以色列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搞的，这种指控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意义。

84. 这同样是对一九六七年以来所作的调解努力的歪曲。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寻求和平的突出发展是什么呢？

85. 第一，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以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臭名昭著的喀土穆决议作为对全世界呼吁

中东和平的反应：“不承认，不谈判，不和以色列讲和。”

86. 第二，当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一九六七年底开始执行他的使命时，以色列向他提出一个举行直接和平会谈的详细议程。埃及对这个议程及这样的谈判意见一概拒绝了。

87. 第三，雅林大使后来又提出一个不同的方法。一九六八年三月他邀请各方派代表团到塞浦路斯参加在他主持下举行的会议。以色列接受了；埃及却拒绝了。这对各方的态度是一次关键性的考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竭力促使双方举行会议，因为这是根据第242(1967)号决议执行他的使命的正常的合乎逻辑的和积极的方式。阿拉伯的拒绝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自此以后，这个使团发现它陷入了不断增加的重重困难之中。

88. 第四，埃及加剧它对苏伊士运河区停火的破坏，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初它宣布对以色列进行所谓的消耗战。不是通过和以色列谈判与协议而是利用武力和通过大国的胁迫来取得问题的解决。四国会谈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开始时，纳赛尔总统宣称，为了使与会国注意需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他打算在停火线“加温”，而且他那样作了。在那样的情况下，雅林大使一筹莫展。

89. 第五，但以色列坚持致力与埃及达成协议。一九六八年九月，以色列把举行和平谈判的详细建议，通过雅林先生转交给埃及外交部长。一九六八十月以色列向大会提出一项列举九点的和平计划，其中包括根据共同协议规定建立安全的公认边界。<sup>⑤</sup>后来我们把以九点计划为基础的以色列备忘录转交给埃及政府和约旦政府。结果这一切都徒劳了。

90. 第六，对以色列使用军事和政治压力的企图失败了。一九七〇年八月根据美国的倡议，又恢复停火并达成重新举行雅林会谈的谅解。以色列议会在批准以色列政府接受美国的和平倡议的决定时，表示赞成与埃及、约旦保持持久和平，包括“把以色列的武

<sup>⑤</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六八六次会议，第109至118段。

装部队从一九六七年冲突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并且最后撤到在和平协议中规定的安全的和一致同意的边界”。但该协议刚一生效，埃及就违反协议，把导弹运进停战区，因而产生了对庄严提出的保证的信任问题。

91. 第七，以色列要求澄清这个严重问题并要求埃及纠正对协议——根据协议，雅林会谈业已恢复并打算继续下去——的破坏。埃及拒绝了。

92. 第八，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色列政府还是决定试图再次协助推进和平使命，并声明“目前政治和军事条件”可以使雅林会谈重新开始。

93. 第九，我们曾邀请雅林大使到耶路撒冷与我国总理和外交部长商谈，并向他提出了有关以色列对“和平的要素”的看法的文件，请他转交给埃及政府和约旦政府。以色列和雅林先生都表示希望，那时会接着出现一个静悄悄的外交进程，以便于认真地交换意见。埃及政府的反应却是，发表了一系列用宣传性反控辞藻写成的文件，并要求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静悄悄的外交尝试失败了。倡议进行有意义的交换意见的努力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埃及威胁终止停火，重开射击。在这样的情况下，雅林大使建议以色列接受埃及关于撤退问题的主张。

94. 第十，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备忘录中转来了这个建议。不但要求以色列同意撤退到原线，而且要以色列预先承担这样做的义务。埃及和它的支持者们企图把这样的撤退条款塞进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但未能得逞。现在它提出一个附带条件，即以色列接受撤退条款是继续雅林会谈的先决条件。这样，继续会谈的条件就是把需要双方同意的中心问题，即安全的公认边界问题从会谈中排除了。二月八日的备忘录还要求埃及政府这一方首先提出保证。秘书长在安理会作的报告中说：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保证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议，并且在协议中在对等的基础上，就此向以色列明确作出由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第1段(II)直接或间接提出来的各种保证和承诺。”〔S/10929，第80段〕

一九七一年就是这样要求埃及接受一九六七年决议的根本点，即与以色列缔结一项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协议。作为对埃及这种接受的回答，以色列同意埃及未能取得安全理事会批准的一些要求。

95. 第十一，尽管事态有这样的进展，以色列仍然表示，它愿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会谈。但埃及继续坚持以色列应接受埃及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

96. 第十二，以色列和其他方面一切试图消除这种障碍的尝试都失败了。

97. 第十三，因此，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备忘录和支持这个备忘录的大会决议仍然是阻碍雅林的使命取得进展的障碍。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这样的障碍，而且还危及了双方已接受的唯一的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事实上，以色列对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系根据决议原来的文本与原来的解释决定的。

98. 第十四，一九七一年初又开辟了另一条会谈的途径，当时美国建议，以色列和埃及为专门安排重开苏伊士运河用于国际海运，也为把以色列军队从运河后撤到双方同意的距离作准备而举行直接会谈。以色列同意美国的建议，而埃及至今仍不同意。一九七二年七月以色列总理向埃及总统呼吁，坐到谈判桌上来，以便揭开中东历史的新篇章。当时我们的总理说明，苏伊士运河部分安排，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是最后的解决，而是被看作一个步骤，随后要立即继之以其他步骤，直到最后建立永久的一致同意的边界。

99. 这是过去六年的记录。这是以色列要和埃及达成协议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是埃及逃避和平的经过。这是拒绝和平建议、漠视和平机会、破坏促成各方有意义的交往的努力之真相。如果埃及对这些机会作出有利的反应，和平可能早就降临了。

100. 环顾这些事态发展，隐约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埃及是否放弃了要破坏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最终目标？每逢埃及的领导人把以色列的撤退说成只是持续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一再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根据埃及支持一个公开宣称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在联合国制造

所谓的“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以色列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排斥犹太人享有自决权和国家独立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无视巴勒斯坦约旦国已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事实时，这就成为一个对埃及真实意图产生严重怀疑的问题了。

101. 尽管埃及的态度消极，以色列并没有放弃与邻国取得和平谅解的希望。以色列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与真诚地寻求和平。它决心争取和平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也抱着谅解和尊重其它国家权利的态度。它将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随时都考虑它的邻国的意见。它将探索一切切实可行的办法达到真正的和平。

102. 过去六年中调解的努力之令人沮丧的历史，对于这种可能性已有充分的说明。无视这些年的教训就会使我们陷入挫折的泥沼之中。如果真诚希望和平，就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如果要使通向和平的道路保持畅通，即使旧有的障碍尚未清除，也不要再设置新的障碍。

103. 过去的几年已十分清楚地表明，用武力反对以色列是无效的，并不会更快地使冲突得到解决。生活、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太宝贵了，武力影响不了以色列人民的团结与保卫这些权利的决心。

104. 以色列人民已经表明，他们同样决心对待其他形式的胁迫。阿拉伯国家已经试图用各种方式进行胁迫。它们想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单方面的决议来施加压力。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企图通过两个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强制推行它们的意志。它们企图通过特设委员会，通过各特别委员会和咨询小组，通过要求与以色列合法利益相违背的时间表、日程和方针，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阿拉伯国家显然不愿承认，经过二十五年的围困与对垒，巨大的负担与变迁之后，以色列已经不是一个屈服于胁迫的国家了。

105. 如果说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不可能强迫我们接受一个外来的解决办法。如果说过去的经验中有一条可以保留下来的教训，那就是以色列绝不会被拖入任何会引起第三方国家和它们本身的争端的活动中去，不论这些国家是

委员会的成员国或是顾问团的参加国；以色列绝不会被拖入只有有关各方本身才能解决的冲突中去。这样的过程会使局势比现在更加复杂，以色列决无意注入另外一些使事情复杂化的因素而损害它寻求同邻国的谅解和协议。

106. 由近几年的经验形成的另一个根本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决不放弃它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与协议第一次在中东建立和平边界的权利；以色列也不会默认对第242(1967)号决议作实质上、均衡上或者解释上的任何其他改变。埃及企图窜改第242(1967)号决议，特别是企图把确认安全与公认的边界问题排除在为取得双方协议的进程之外，这已成为寻求和平进展的主要障碍。

107. 第242(1967)号决议的宗旨是要确立一种新的局势，而不是恢复由临时军事停战线造成的局势，即引起一九六七年的敌对行动的一种脆弱的危险局势。很清楚，决议中没有划定“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因为这样的边界须靠谈判与协议来规定。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条款或原则禁止在和平条约中对一致同意的边界作变动，即使当公认的边界已经存在时。不管怎么说，以色列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决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上述的设想为基础的。

108. 因此，从过去几年来看，显然凭借武力、胁迫、压力和窜改第242(1967)号决议原来文本与解释都不是能取得成果的办法。这些都是阻碍寻求和平的手段，而且已经起了这样的作用，如果要希望走向解决，决不要再作这样的打算了。

109. 另一方面，这些年有一种从来没有被使用过的方法，即双方之间对话的方法。虽然一切其他的方法在中东的纠纷中都试验过了，结果证明都是无效的，甚至有害，而谈判的方法显然仍未试过。谈判的方法在世界其他地方促成了战争和争端的解决，使有宿怨的和易怒的敌对者之间得到了谅解。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证明，这种方法在中东要受到排斥。这种方法是双方同意的一九六七年决议的基本概念中所固有的。联合国在现阶段能对解决中东问题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唯一方法，就是鼓励双方进行谈判。如果会员国希望以具体的有效方式帮助双方，它们将促进开始

谈判的过程。在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桌上互相恶骂，不如在谈判桌上交换意见对阿拉伯各国，同样也对以色列的事业更有启发或更有裨益。

110. 我们注意到埃及外交部长的声明，埃及接受不带先决条件和以色列直接谈判。后来扎耶特部长说的许多话，又破坏了那个声明的意义，使之变为另一种仿佛是辩论的论据。然而这是安全理事会不应也不可失去的一个机会。这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回答的挑战。这是安全理事会敦促双方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举行直接谈判的时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会议厅。安全理事会现在能经受住这次历史的考验吗？现在它能放弃过去证明无效的方法，它能引导双方走上谈判的途径，唯一能导致和平的途径吗？

111. 这就是以色列请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走的道路。以色列认为，最实际的办法是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从重开苏伊士运河的直接会谈开始。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准备举行无先决条件的无拘束的谈判。以色列没有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它不要求埃及预先接受以色列的任何观点或对任何论点的主张，而且它同样也不能作为先决条件预先接受埃及的要求。以色列寻求体面的、有意义的对话，在对话中双方共同努力寻找相互和解与对每一个问题意见一致。

112. 运用谈判方法的时机已经到来。而其他方法只能使僵局继续下去。如果埃及希望打破这种僵局，它就没有正当的理由进一步延误和以色列举行谈判的进程。如果埃及承认以色列独立自主的权利并且寻求真正的和平，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再对和以色列进行认真的对话犹豫不决。为了中东各国的利益，希望对话不久将要实现。

113. 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埃及一直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行动，六年前达到了顶点。阿拉伯各国政府，在埃及带领和指挥下，有步骤地准备发动一场蓄谋使以色列彻底毁灭的进攻。全世界视听都受到震动和冲击。世人尚未忘却。以色列也没有忘却。我们知道，如果埃及胜利，会出现什么局面。我们还记得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纳赛尔总统的声明：“这将是一场全面战争，目的是消灭以色列”。

114. 当以色列从那些危险的时日挣脱出来时，它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呼吁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好。今天我们又在那样作。我们希望这一次埃及能接受我们的呼吁。我们希望这一次埃及愿和以色列一道共同建立和平，因为这是唯一能建立和平的办法。

115. 主席：我请约旦代表发言。

116. 谢拉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国政府对你就任这个重要职务的极大尊重与最崇高的敬意。你的明智和坚定的领导是成功地处理安理会事务的保证。

117. 在将近六年之久的痛苦、失败、爆发暴力和出现了必然爆发战争的明显迹象之后，安全理事会又在着手处理它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开始而尚未完成的工作了。安理会那时开始的紧急调解努力，由于错误与失职，现在几乎成了一具僵尸。失职的是安理会，它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中提出了中东公正和平的方针，但它没有以具体而及时的行动继续贯彻它的声明。错误是以色列犯的。首先是以色列制造了问题，自一九六七年它又竭力使问题复杂化，而且关闭了一切公正的、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今天，安全理事会需要正视爆炸性的中东局势这两个方面。

118. 让我们先谈谈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但是，在我谈到安理会疏忽而未作的工作以及根据权利和义务它应该作的工作以前，请允许我简单地介绍我国在安理会关心的问题和采取的行动中所处的地位。约旦是目前中东冲突中主要的受害者。这是与中东的历史、地理、利益、怨忿、苦难和要求公正对待战争与和平的现实分不开的。它是一个遭受占领折磨的国家，在经济、人和情绪各方面每天都在受压榨。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约旦公民三分之一以上一直处在被占领之下。自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由于残酷地肢解巴勒斯坦，被驱逐到约旦怀抱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几乎占约旦人口的三分之一。自一九六七年的占领以来，成千上万的约旦本国公民和他国公民成为流离失所人员，涌入约旦的东部地区。占领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及其不断的腐蚀作用所引起的苦难，一如国家

被肢解。因此，约旦直接和迫切关心安全理事会尽早地采取认真的行动结束占领，解放现在受奴役的人并且在这个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约旦和它的阿拉伯伙伴们在这个目标上是团结一致的，因为它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最直接。

119. 我们现在再谈谈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安理会处理中东局势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有两个主要渊源。其一是它的宪法——联合国宪章。其二是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现在这些指导性的文件如何应用于中东冲突呢？

120. 要很快地找到答案，就要看一看中东的情况。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六月直到今天还占领联合国三个会员国——约旦、埃及和叙利亚——的国土。它拒绝在任何条件下撤退。起初它宣称这只是寻求它撤退以后的未来和平的保证。当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个明确表明这个意思的决议，而且有关的阿拉伯国家予以同意时，以色列却改变了态度，并且明确宣称，通过征服占领的部分或全部阿拉伯领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

121. 关于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的指导原则是很清楚的。作为原则主要渊源的宪章，是以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各会员国保证不以武力侵害别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为基础的。除宪章以外，在这方面最有关系的安理会文件，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决议在它的序言中明确地强调，不容许以战争获取领土，对于如何理解要求以色列武装部队撤离其占领的领土的条款，作了明确的结论。因此，不论宪章的法则还是安理会决议的条款都不能宽恕以色列取得占领的领土的任何部分。这是很明显的和很合理的。

122. 但这六年中，以色列在言行上，一直在极力与联合国作出的规则背道而驰，而安理会对此问题并未采取行动。以色列的领导人大叫大嚷，他们决心呆在并且吞并占领的全部领土。以色列的外交官员利用联合国和联合国的各种工具表明，他们的政府执行吞并占领的领土的官方扩张政策。以色列的言行是一致的。以色列狂热地从事强化其占领，吞并占领下的地区。一切被占领地区眼看就有失去民族特点的危险。在被占领的领土的各部分正在设立定居点。到今

年年初，已在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加沙和西奈设立了五十多个定居点。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在这些土地上的阿拉伯居民中间涌现了马胡拉、拉杰曼、哈布基、马阿莱赫埃弗赖姆、阿尔巴镇、鲁什特苏里姆、沙武特阿隆、吉勒贾勒、迈苏阿赫、纳兰、杰提特、拉马特班尼阿斯、吉谢尔、拉马特沙卢姆、吉瓦特尤阿卜、戈兰河、阿勒河、乌兹河、亚姆河、西奈河、奈特苏里姆河、穆拉杰河和其他许多定居点。占领国利用各种手段蚕食那些定居点周围的地区。占领当局从直截了当的征用，到强迫居民迁移或其他压迫手段，来夺取土地；以色列的实体和人口，正逐渐向阿拉伯地区蔓延。这是民族替代的过程，对于处在通常的占领情况下的人民来说，这比传统公认的侵犯人权更可怕更激烈。正是这种过程使人回忆起一九四八年前的巴勒斯坦，那时利用一点一点的人口渗入进行入侵——也是通过农业军事定居点——终于发展到强行集体驱逐巴勒斯坦人，而且拒绝他们返回家园的任何权利。

123. 在被占领的土地的心脏——耶路撒冷，进行这种可怕的民族与文化的替代行动，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在阿拉伯耶路撒冷旧城城墙内外，大规模地征用土地，同时在物质上消灭古老的居民区，以便在这些废墟上建造以色列的建筑物与住宅。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到处都发生这种现象。象舒法特、沙伊克贾拉、马谢里夫山、海马格哈里巴赫、沙拉法特、贝特汉尼纳、卡莱迪阿、拉姆、图尔、纳比萨穆埃勒这些古老的名字与区域正在迅速消失。在阿拉伯区正强行建立的以色列新居民区，按以色列计划的早先蓝本，将能容纳不少于十二万二千名以色列的犹太人。这是有计划地用人口布局和用物质扼杀阿拉伯居民和土地所有者，逐渐消灭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特征。这是根据一九六七年以色列正式但却是蛮不讲理的吞并占领的耶路撒冷的纲领进行的，所以，这是和占领国为了实现把耶路撒冷完全并入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实体所进行的其他同样残酷的立法、文化和经济行动并行不悖的。占领当局施用数不清的狡猾和野蛮的手段迫使阿拉伯居民放弃或卖掉他们的产业，永久移居国外。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人民有历史悠久的教育、文化和司法机构，它们被以色列人解散、推翻或

者接收。美丽的、举世无双的、多宗教的和宁静的耶路撒冷，现在成为在物质上与文化上肢解残缺的牺牲品和狂热的沙文主义的俘虏。

124. 由于被占领土地的心脏——耶路撒冷在流血，所以躯体的其余部分正在受到毁伤。尽管以色列的定居点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拉法和戈兰被没收的土地上成批地涌现，但他们仍以骇人听闻的压力迫使人民放弃他们的田庄与小工厂，加入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廉价劳动力的人群。在被占领的领土上，永久性的以色列工业企业也建立起来了。残酷的竞争和歧视性的规章条例，逐渐使约旦河西岸繁荣兴旺的居民陷于无依无靠的境地。约旦河西岸和其他被占领区的经济，被利用来为以色列经济的需要与政策的需要服务。实际上，它完全被以色列的经济所融合了。

125. 作为国家最重要成分的人，是以色列蓄意搞地缘政治学把戏的对象。一九六七年占领地区有五十多万的阿拉伯人不得不逃离交战区。东约旦接纳了约四十万离乡背井的人。尽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再向以色列呼吁，绝大部分被逐出家园的人仍不让返回交战前他们居住的地区。来自加沙的这些人就有四万五千多人，仍住在东约旦临时避难所里，这大概是可以理解的：加沙人已处于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迫迁造成混乱的中心；成千上万的加沙人被迫到处漂泊，他们栖身之所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加沙这个地方正在迅速地被以色列吞并。

126. 在被占领土上正在发生的整个事态，是一幅民族灭亡和民族替代的悲惨和使人震惊的景象。

127 六年来，安全理事会注视着这种使人震惊的景象而不采取行动。的确，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各委员会对这些问题都曾表示关心，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曾多次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大会根据一般的和专门的文件及人道主义的国际法条款，呼吁以色列停止改变被占领土上自然特征和人口组成情况。大会谴责占领国侵犯人权。大会表示反对以色列没收财产、驱逐和迁移居民、建立定居点、集体刑罚、侵犯宗教遗址和圣地以及吞并占领区等激烈措施。人权委员会也曾经同样一再表示反对这些措施。在实际上，大会成立了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居民人权行为的特

别委员会，顺便提一句，以色列一再拒绝这个委员会入境，并拒绝与之合作。这不禁使人回忆起以色列对待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耶路撒冷的第298(1971)号决议设立委员会所持的类似态度。

128. 这就是说，在过去六年中，联合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和行动确实曾多次表示意见。但要使意见与决议生效，安全理事会必须用它的执行权进行干预。还没有这样做过，但这是需要的。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自从安理会通过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决议以后，由于两种骗人的幻象安理会显得颇有耐心——虽然并不满意——第一，停火体制尚未瓦解；第二，由安全理事会指派任务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名义上仍然在进行调解活动。的确，这两种表面现象都是骗人的。我将尽量说明其理由。

129. 首先，停火是一个临时的过渡阶段。它不能持久，它本身不可能是目的。停火不能代替建立在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受外来统治基础上的和平。现在的停火是建立在一种反常情况的基础之上，它冻结了违反联合国宪章基础的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以色列军队占领了三倍于自己的面积的地区。被占领的地区属于联合国的三个会员国，居住着一百多万人民。安理会必须反对冻结目前的局势，因为局势的冻结意味着局势的急剧恶化。在这种局势冻结的掩盖下，以色列正在疯狂地改变占领区的性质，彻底吞并这个占领区。

130. 如果安理会不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行动，那么和平的目标将继续受侵害，以致达到完全不能实现的地步。以色列将使自己陷入永不满足的贪婪和自己制造的暴力恶性循环之中。

131. 所以停火是一种靠不住的现象。不能指望停火产生和平。停火代替不了联合国为结束占领并把停火变成真正与公正的和平而进行的平行的和有成效的活动。

132. 还有一种靠不住的现象，绝不能让它牵制安理会而去全力负起中东的责任。勇敢可敬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在过去五年半中，未曾松懈或放弃执行他的调解使命的坚决努力。但他在技术问题上的努力，

不能减轻安理会对他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并清除阻碍他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客观困难与障碍的责任。雅林的使命现在完全陷入僵局。安理会各理事国现在看到的秘书长真实客观的报告，就是以色列故意设置障碍的记录。这个报告清楚明确地表明，每当阿拉伯各国表示愿意接受体面的和平时，以色列就堵塞通向和平的道路。每当阿拉伯各国积极响应特别代表或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的倡议时，以色列总是对那些倡议持否定态度。

133. 第242(1967)号决议通过以后，由于以色列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两年的时间消逝了。由于以色列拒绝接受或提到“撤退”这个词，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约旦和它的阿拉伯伙伴们多次在他们的首都接待雅林大使。它们明确地答应接受并且履行第242(1967)号决议的全部条款。它们接受决议中的双方均衡的义务：以色列承担撤退的义务；阿拉伯承担保证和平的义务。在回答雅林大使有关决议条款的问题，如和平的定义、非军事区、在国际航道上航行自由、难民问题及其他问题时，它们作了积极的明确的说明。但以色列既不接受撤退原则，甚至也不向特别代表说明它的所谓安全边界范围的定义。当四个常任理事国集会磋商给予特别代表某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时，以色列发出了尖锐的反对叫嚣，并且千方百计地破坏安理会的这项倡议。一九七〇年六月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一项单方面的倡议：在全面停火的情况下，恢复雅林使命，而以色列表示怨恨与愤怒，迫不及待地破坏新的和平努力，并停止了它与雅林大使的合作。当特别代表在他正常的努力过程中于一九七一年二月提出包括撤退原则的一般的和合理的建议时，以色列实际上抵制了特别代表的使命，直到现在。

134. 每逢对以色列友好的政府提到第242(1967)号决议中撤退条款指的是真正的撤退时，以色列就把这种来自友好国家的意见描绘得罪大恶极，对那些国家的领导人肆意谩骂。一个当事国如此全面反对特别代表公正客观的活动，他的使命怎能取得什么成就呢？

135. 我们曾经听到过以色列的发言人提过“谈判”，我们曾经听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摆出一副对话的拥护者的姿态，但是透过这个口号进一步观察就暴

露出在目前情况下它蓄意滥用这个口号。谈判是达到具体目标的一种方法。以色列口头上利用这个口号并不能使谈判背离任何和平方法通常所要达到的最后目标。如果以色列认定它的要求和领土野心无谈判余地，那么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以色列事先拒绝阿拉伯两项主要要求——目前争论问题的本质——那谈判又有什么意义呢？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各国明确表示，它们的问题是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尊重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明确地承认了这两项权利。联合国的记录表明，以色列预先就反对这两项权利，但同时又侈谈“谈判”。没有比这个更无意义，更骗人的了。因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不可也不应该把中东局势留给那个目前具有较强的压制力和极大的政治与领土野心的当事国去决定。

136. 我们应该根据简单的适当的背景去考虑整个中东冲突。阿以冲突的细节是非常复杂的，但它的本质是简单的。阿拉伯人没有制造阿以冲突问题，问题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冲突开端于强迫腾空和夺走阿拉伯人居住和拥有的和平繁荣的国土巴勒斯坦。毗邻的阿拉伯人和他们被逐出家园流离失所的兄弟，同样感到怨愤，并且意识到扩张势力在他们中间的危险。他们在痛苦与惊诧之余，不是寻求报复而是寻求平息他们的怨愤和寻求他们的安全保证。以色列完全拒绝了和平地补偿巴勒斯坦人的途径，包括联合国提出的允许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重返他们的家园和赔偿他们的损失的呼吁和要求。一方面以色列顽固地拒绝公正对待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它又完全以宗教为根据，邀请全世界的犹太人迁徙并定居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阿拉伯国家当然不承认这种不公正的局面。当然，以色列也坚持要推行他们的实力逻辑以达到必然的结局。因而爆发了一九六七年的战争，突然把早期对毗邻的阿拉伯国家进行的有限进攻扩大，把属于三个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和广大人民置于以色列的占领之下。

137. 以色列发动一九六七年战争的借口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事实倒是，武力和军国主义的冲动支配着以色列对待它制造的同邻国问题的解决办法。问题一发生，以色列就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完全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甚至他们的存在。后

来，以色列在它自己的和外来的武力保护下，抗拒任何公正解决阿拉伯人二十年悲剧的办法。最后，它企图以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来压服毗邻的阿拉伯人的抗议，它迷信武力是解决它给邻邦制造的复杂的政治、人、道德、感情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办法。它今天又以顽固的消极态度逃避一项解决暴力对抗的积极办法。

138. 但是武力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以色列的领导人今天不懂得这个道理，安全理事会必须懂得。因此，公正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理会在这样情况下，不能担负观察员任务的原因。联合国是当事者，不是第三者。当武力逻辑在中东起破坏作用时，它不能继续缄默。它不能坐视群众被驱逐，国界被侵犯，国家实体被破坏和一个国家从事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怪诞游戏。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与责任是明确的。除去一个当事者的态度之外，和平与正义的客观条件是可以创造的这个事实使它的作用与责任更加明确了。就我们来说，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合理的。我们要求占领军撤出我们的国土。哪一块土地除外，在道义上都是不允许的，在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仍然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合法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予以尊重。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平和持久的和平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将致力于保持这样持久的和平，如果它的先决条件得以实现。

139. 因此联合国的任务简单而重大，它需要国际社会集中它的意志和资源，并用之于正当的方面。如果联合国作不到这一点，它是不可原谅的。指导原则是明确的。在中东实现和平的条件是清楚的。障碍不是不可克服的。为了中东的和平，联合国必须成功。为了世界和平和一个持久的文明的国际秩序，它必须成功而且尤其应该成功。

140. **主席：**今天会议名单上的发言人，现在已全部发言完毕。我想此刻休会，但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由于时间关系，我认为有必要请他在发言时注意大会在其第 2837(XXVI)号决议中通过的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特别委员会的结论条款之一。该结论第七十七段说，关于“答辩权”，特别委员会向大会建议，各国代表团在全体会议和主要委员会行使答

辩权时，应表现适可而止，为行使此种权利所作的发言应力求简短。

141. 这是大会的一项议事规则，也许有人反对说，这项规则不适用于安全理事会。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仍然认为有必要忆及大会这条有效的惯例。

142.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4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很遗憾，我要求发言的时间有些晚了。这次辩论和不幸的论战不是我们挑起来的，但是我认为对约旦代表在安理会上进行的一些攻击和曲解，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144. 正如我今天上午第一次发言所说的，我们至少要考虑考虑事实真相，要如实地说明事实。关于以色列接受第 242(1967)号决议和撤退原则，我不打算详述，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约旦代表的发言纯系荒谬之谈，我只建议他再读一读，再研究研究秘书长的报告。倘若这还不够，他应当再查阅查阅我关于以色列接受该决议的发言。不过我的发言不在一九七〇年，也不在一九七一年，而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第一四一八次会议〕。

145. 约旦的历史是与以色列的历史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九二二年巴勒斯坦分治时，约旦才开始成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就在那时，巴勒斯坦较大的一部分脱离了河西岸的领土，组成了外约旦巴勒斯坦阿拉伯酋长国。然而巴勒斯坦的英国高级专员也是巴勒斯坦东部外约旦的高级专员。由于分治而成为外约旦的居民完全是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构成的。根据国际联盟的授权，外约旦不准重返他们古代家园的犹太人进去。一九四八年这个国家变成哈希姆约旦王国。犹太人本来希望，由巴勒斯坦大部分领土构成的阿拉伯国家，至少会尊重犹太人在一向是犹太民族祖国的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享有其自由和恢复其主权的权利。但是事情并未如此。

146. 以色列和约旦的关系史就是以色列一再试图说服约旦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而约旦拒不接受，却决定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侵略犹太国的历史。以色列独立前夕，以现在的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为首的代表团在阿曼拜访了阿卜杜拉国王。代表团想劝他不要进攻这个新生的国家。然而就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那

一天，约旦军队竟无视联合国而发动了他们的侵犯。耶路撒冷同它的圣地一起遭到了围攻和炮击。旧城的犹太人居住区被夷平，居民全部被逐出。耶路撒冷南边的埃齐翁地区的犹太人村庄遭到蹂躏，被彻底毁坏。以土壤脱盐和在贫瘠的死海海岸上耕作效果良好而著称的贝特哈拉瓦村被占领并遭到破坏。靠近耶路撒冷北部的阿托鲁特和贝特亚科夫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所有居民都被赶出了这些犹太人居民点。

147. 战争结束后，约旦仍然控制着耶路撒冷地区和河西岸。它单方面兼并了被占领土。现在它以联合国会员国身分出席会议。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承认那次兼并。十九年来，约旦成了几乎不断以恐怖主义谋杀手段进攻以色列的根据地。以色列政府再次要求约旦不要参加对以色列的侵略。六月五日上午以色列政府通过联合国参谋长布尔将军，向约旦政府转达了一个口信说，即使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已爆发了战争，以色列也不会采取任何反对约旦的行动，并要求约旦不要参与，也不要进攻以色列。约旦的回答却是，对停战分界线各重要地点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并炮击西耶路撒冷。甚至在那以后，以色列政府在六月五日那天还三次想与约旦达成停火。约旦政府拒绝这一切努力，并加紧了全线的进攻，尤其集中火力进攻耶路撒冷。

148. 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约旦军队从它们一九四八年侵犯联合国宪章侵占的地区被赶了出去。根据这种种事实，约旦对以色列提出的侵略指控无论在历史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无稽之谈。

149. 对以色列管理下的地区局势所下的断言也是如此。约旦自己占领这些地区的历史才是一部残酷无情的历史。十九年的约旦统治是一段压迫和剥削、骚乱和罢工的历史时期。对当地居民的军事镇压措施，包括枪杀示威者和大逮捕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蓄意使河西岸保持一种经济上无人管理的落后状态。确实，约旦历来所谓关心河西岸居民的唯一方式，乃是反对以色列的歪曲宣传，这是耐人寻味的。为什么约旦只是在不再占领河西岸时，约旦政府才对这些阿拉伯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兴趣呢？

150. 十九年的时间，约旦政府有的是机会对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要求表示关怀。十九年的

时间，约旦政府应当能够表示它对河西岸巴勒斯坦居民的理解与同情。为什么约旦政府在政治上压制他们？为什么使他们陷于经济停滞？为什么它不象以色列那样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为什么它不象以色列过去六年那样，帮助他们发展农业？为什么它不象以色列那样，鼓励他们创办工业？假如约旦政府同情巴勒斯坦难民，为什么它不象以色列在不到这个时期的三分之一时间内所做的那样，给他们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享有与非难民同等的工资和公共事业服务？为什么约旦政府不象以色列那样，允许在河西岸建立大学？假如约旦真心关怀河西岸阿拉伯居民的自由和人权，为什么他们思想和言论自由比今天少，而政治限制却比今天多呢？

151. 了解河西岸真实情况不一定根据以色列提供的材料。有充分的阿拉伯调查报告足以证实那里的情况。

152. 至于耶路撒冷，它仍然在医治约旦侵略者所加予它的种种创伤。约旦侵略者在犹太人居民区劫掠一空。所有的房屋、犹太人会堂和学校都遭到破坏。奥利弗斯山上最古老的犹太人公墓的墓碑被搬走用作铺路石和修建约旦军营的厕所。通往犹太教圣地的道路两千年来第一次被堵塞。约旦军队将这座城市置于长期的暴力威胁之下，经常向犹太居民和旅游者开枪，使他们致伤致残。约旦应对耶路撒冷遭到如此巨大破坏，它的圣地受到亵渎负责，它无权干预这座城市的生活。这个城市现在欣欣向荣，日益发展，分隔旧城的铁丝网与布雷区已经拆除，城市居民宁静、安全，它的圣地已经置于城市宗教团体管理保护之下，当局保证自由出入圣地。

153. 约旦在河西岸的存在是侵略和单方面兼并的结果。承认这种存在的唯一国际文件是与以色列签订的停战协定。该协定用临时军事分界线隔开双方武装部队，确立一种暂时局面。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这种局面和公认的国界只能通过和以色列谈判与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来决定。只要约旦政府愿意，以色列随时准备进行无条件的谈判。无论如何，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在联合国进行诽谤与公开论战的这条路是不能达到和平的。所以让我们还是避开那条道路，携手共同缔造中东的和平吧！

154.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155. 谢拉夫先生(约旦)：我反对这种坚持要进行一场以单方面编造的神话为依据的论战性辩论。编造神话是擅于到处干这种事情的以色列代表和他们的发言人的一种才华。实际上，编造神话是与以色列在中东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强暴的以色列在中东的编年史是与编造神话分不开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神话就是把巴勒斯坦人民逐出家园，掠夺他们的财产的理论根据。传播阿拉伯的压倒优势和好战的神话是以色列不妥协和军国主义的烟幕。以色列连续不断的军事扩张浪潮又是以防御战，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来挫败阿拉伯人的扼杀的口号作为掩护的。所以编造神话与歪曲事实对以色列代表来说并不新鲜。然而比对现实的一切讨论和一切争论更为重要的事实，不是对法律的、政治的实体的辩论，而是那个地区的某种文化和某一个国家实体的生存被劫夺、被灭绝和被亵渎以及现在更进一步被以色列占领。这与一九二二年没有关系。这与按照法律组成的政府在这个或那个地区存在并行使管辖权没有任何关系。

156. 约旦以它的历史而自豪。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实体，它已存在了五十多年了。但是，它的祖先和它的人民拥有一种超越法律和宪法范畴的，具有自己物质的、人的和精神的古代文明。以色列掀起的第一个侵略阿拉伯世界的浪潮就是反对那个人类文化的实体。有人称他们为巴勒斯坦人，称他们为阿拉伯人，最近又叫他们为约旦人。随便你叫他们什么好了，反正他们存在着，而且拥有一块土地——巴勒斯坦。他们是属于有一定文化的实体。一种暴力，一支外来的武力一开始就是反对他们的。它袭击他们，疯狂地驱逐他们，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间就使他们变成了流亡者。正是应他们的要求，约旦政府才和其他阿拉伯政府进入了巴勒斯坦，以保护他们免遭被赶尽，实际上被杀绝的灾难。以色列国的被消灭与这个地区的人民被灭绝或驱赶或逐出家园这二者之间的比较是神话与现实的差别。那里活着的人还在，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论如何，当约旦进入耶路撒冷与河西岸时，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阿拉伯民族，应毗邻的阿拉伯民族的邀请和为了支援他们，参加他们的防务。约旦河西岸和东约旦之间形成的自然联盟之所

以发生并不是由于外国的占领，而是由于按宪法的民主表达意志，应那个地区人民的要求和为捍卫他们自己国家的生存。关于这一点只消举出几个阿拉伯名字就够了。以色列夺取这些地区并不是在约旦进攻时或在一九四八年约旦进入这个地区时，而是在那以前。它先夺取了卡札札、海法、萨拉迈、比尔阿达斯、卡纳、德尔亚辛、莱琼、太巴列、耶路撒冷、雅法，然后是西耶路撒冷。

157. 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在一九四八年实际上拥有全城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时，以色列代表怎么能要求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呢？即使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由于人为地塞进一个外国团体，所有权缩小，以色列怎能要求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呢？

158. 然而，我们无须为约旦河两岸人民的统一作辩护。特科阿先生称统一为占领，这是不足为奇的。那是以色列自己的阴谋的反映。当东西约旦人民于一九四九年决定通过民主与宪法程序，结成平等的符合宪章的伙伴关系时，他们只表明了一种人的、文化和地理的客观现实；他们在保卫自己。

159. 关于以色列对约旦的意图及以色列多年来愿意与约旦保持平静的友好关系，我只需举出几个名字就够了。基卜亚不是一次约旦对以色列的进攻，而是以色列进攻约旦。纳哈林是如此，萨穆也是如此。一九六七大的大举进犯也是如此。我们在河西岸与王国各地的历史，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客观的观察家们不止一次地赞赏这种情况，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有能力完全靠着坚强的意志，树立信心，在它的边界范围以内取得进展与繁荣。我不想再详细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想提到，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约旦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以前的整个十五年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表现了惊人的速度就够了。实际上，约旦正在经历着第三世界国家中一种最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都欣然承认这个事实。一九七〇年名为《发展努力测量》@的联合国出版物在列举五十六个国家的增长速度时，第一个就举约旦。由于约旦面积和资源有限，所有这一切成就必须依靠它自己人民的智慧。自负的河西岸人，他们有许多人在一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1.II.D.4。

九四八年的灾难中失去了土地、财产和积蓄。尽管他们不是真正的流亡者，而是难民，但他们正决心和希望重建新的未来和新的社会。

160. 在世界银行一九六七年度报告中，世界银行行长赞扬了约旦经济的惊人成就，并指出约旦能够保持其增长和势头，因而能将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到十年时间内提高一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公正组织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161. 在耶路撒冷，约旦继续保持已实行了几个世纪的阿拉伯管理和保护圣地的传统。它继续保持着这座城市的宁静、和平与各宗教互相尊重和自由接触。不存在对犹太人的任何歧视。正是以色列，由于它对一项解决办法，甚至对部分接受联合国早在一九四九年允许各方面自由进入圣地的呼吁（大会第303(IV)号决议）所采取的完全否定的态度，才引起了约旦政府对以色列的反击。正是以色列拒绝了和解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允许各方面不同宗教可以自由接触的呼吁，而当时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都接受了。

162. 当以色列代表谈到约旦的历史或国内事务时，他总是使用长期以来在逻辑上被当作出于偏见而加以屏弃的论据。争论不是一个国家如何治理自己的问题，也不是如何成功地开发其经济资源或发展、完善其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面对着的争论是，任何国家是否有权凭借虚构的——即使是最真实的——优越的政治制度或经济结构，占领其他国家并剥夺其占领区的人性？这正是以色列代表一直谈的问题。

163. 但是，我们是为我们无论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还是在发展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历史而感到自豪的。我们不能自称已经很完善了，第三世界哪一个国家也不能宣称尽善尽美了，但是我们总能说，我们有决心有诚意。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无权将另一个国家的民族实体践踏在脚下，无权越过其边界并奴役其人民。于这种事情，不论是为了优越的经济潜力，还是为了“文明的使命”，在联合国各种讲坛上，安理会和联合国对这种陈腐反动的论点都给予了彻底地驳斥。

164. 我们面对着的问题不是讨论对比历史或者对比政治与经济结构。我们进行的争论是一个国家此

刻占领着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人民的问题。无论出于什么借口，凭借什么神话口号，或从什么荒诞无稽的虚构的要求出发，这个国家都无权这样作。这种占领必须结束。被占领土的人民应当有选择的机会。他们能够起他们应起的作用。在建立其政治制度和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中，他们已经这样作了，而且一定会继续这样作。约旦政府已反复地谈到了这一点。

165. 执行这个有效的和富有积极意义的解决办法的唯一障碍是以色列反对它，因为以色列对它现在占领下的人民的这块领土抱有觊觎的野心。如果我们保卫这些人民的权利，那不只是因为我们的宪法机构和河西岸人民自由表示的意见所给予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我们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会员国也不能容忍这种夺取别国土地、侵略别国边境或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行为。这就是在安理会上争论的焦点。在要求安理会执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并结束占领时，我们仍然主张，我们要通过本组织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这并不是想报复，而是想申冤，想伸张正义。这就是我们要求安理会做的事情。虚构、编造、神话式地歪曲都不能改变现在争论的焦点。

166.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167.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即约旦代表向我们说明他不愿考虑局势的政治、法律、甚至经济的各个方面。我们听了这些指控以后，就知道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政治、经济和法律没有一个不是针对以色列的。约旦代表希望保持与河西岸的阿拉伯居民的感情，那么让河西岸阿拉伯居民自己在阿拉伯报纸上回答吧。贝鲁特日报《事件》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写了以色列的治理与约旦统治的比较，我这里有阿拉伯文的报纸，我来引述：

“那些来自河西岸的人们对局势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不曾忘记，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们内部贬低我们的自尊心，践踏人类感情的那种统治——他们用严厉审讯和沙漠人的刑具建立起来的统治。我们在使人蒙受耻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统治下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万分痛苦地说，要知道具有公民身分的人类关系，只有等待以色列的征服。”

168.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答辩权。

169. 谢拉夫先生(约旦)：我的话很简短。以色列代表刚才向我们介绍的他精心整理的引文改变不了主要的论点。我的全部意思并不是说，考虑经济的、人的和政治的因素是不适当的，那还是应当的。但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压倒一切的现实问题是，哪一国的文化、国家实体也不能听任另一国践踏。这是争论的焦点，主要的争论点。

170. 至于以色列代表刚才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引

文，那是我们已听过多次的东西了。人们在报上常常能找到引文，或反映材料来源的真实评价，但是主观的评价——以色列代表在这方面很拿手——或者反映被占领土同谋者的意见，这在一切国家冲突中和所有占领情况下也是正常的情况。但主要的现实仍然是我刚才在安理会上提到的那些。那不只是表达阿拉伯人的感情问题。除了法律、政治和经济因素外，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因素是，无论哪一个国家，不论以什么借口，也不能将别国的文化、另一个民族的特征和其他民族国家践踏在脚下。

下午二时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i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н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